

禮記集說

十七







禮記集說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卷一百七  
之一百三



卷一百零七至一百十二卷

計書百貳拾四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七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平服輕可以即事也

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則出爲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平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平服輕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弁絰也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平服帶謂喪服異凡乎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猶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己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平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鄭註禫踰月定本禫作祥禫踰月自然樂作矣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蓋絜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  
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歸謂歸夫家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  
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  
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間傳既祥復  
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  
別故鄭註不復宿殯宮也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筭者玄  
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者喪服註  
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  
食都邑之臣

記禮卷一百一

二

余

孔氏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臣下呼此  
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  
臣大夫待練而歸也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  
待練士卒哭故知非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  
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皇氏曰鄭註素在君所食都邑  
之臣者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  
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  
而各反故云歸也

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  
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  
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謂殯宮



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乎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

言禮卷一百一十

三

合

與小斂故不書日此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乎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焚其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氏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鄭註君直北者直當也顧命云夾階上刃故鄭知夾階立也

橫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却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孔氏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



也者君既在阼士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子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禮鄭註云爲君答己者意恐君之答故不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有喪拜焉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王不拜宋用敵禮拜謝之亦主人拜賓之義也殯服則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此謂臣喪大斂殯君有故不得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如



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持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弟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為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違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賤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



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君乎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鄭氏曰君乎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君退必奠榮君之來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

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故鄭註云塗之後不踊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

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柩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槨用柩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

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槨時僭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繅之殊此經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與槨合一尺大棺六寸水兕革棺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槨四寸所餘大棺與屬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一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槨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槨是從外向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槨當柩棺也案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棺四寸也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槨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槨今云



罰始無裨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裨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士不綠  
鄭氏曰錯所以琢著裏

孔氏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  
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雜金錯者錯釘也尚書曰至貝金三品黃白  
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  
四面玄四角綠士用玄亦同大夫用牛骨錯

君蓋用漆二衽二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  
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  
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二衽二束大夫士橫衽有二

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

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鬢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鬢亂髮也  
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

孔氏曰此一節明鬢爪之異綠即棺角也士賤以物盛埋之

君殯用輶櫨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幃櫨置于西序塗不暨  
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氏曰櫨猶蔽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幃覆也暨及也此記  
參差以檀弓參差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輶櫨木題湊象椁上  
四柱如屋以覆之畫塗之諸侯輶不畫龍櫨不題湊象椁  
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輶置棺西墻下就墻櫨其三面  
塗之不及棺者言櫨中狹小裁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闇



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輜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輜中輜外以木菽聚輜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棹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輜內亦菽木輜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菽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棹也亦中間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柱此記稱君若據諸侯不得云攢至于上畢塗屋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輜不得直云輜故鄭註云此記參差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輜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為屋也塗不暨于棺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攢狹裁使塗不及棺耳士掘埴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士喪禮云乃塗註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障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二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三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夫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具黼妻二黻妻三畫妻二比目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



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斐二畫斐二比戴綏魚躍拂池大  
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  
齊三采一貝畫斐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  
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  
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  
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  
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  
車筴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  
夫以銅爲魚懸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緇而垂  
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  
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斐縫合雜采  
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

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斐以木爲筐廣三尺  
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  
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  
置斐是也綏當爲綏讀如冠鞋之鞋蓋五采羽注於斐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  
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二池者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爪端  
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  
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二池也振容者振動  
也容飾也以絞緇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懸於池下爲  
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謂柳車上覆謂  
鬻甲也緣荒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黼  
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  
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僞荒者帷是邊



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  
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  
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鞋  
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鞋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  
如瓜內之子以穰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翼二  
黻翼二畫翼二比貝戴主者翼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柩  
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翼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也天子八翼諸  
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  
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  
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為紐三  
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  
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  
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敬左則引右  
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  
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  
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二采降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翼降兩黼  
翼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綏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  
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掄雉於絞在於池上  
細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  
翼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  
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註以華道路及墳中以翼入墳中則  
知餘物堪入墳中者皆入

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  
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  
類歟黼主義斷黻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



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爾知然者以君火  
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異應言  
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則殯與葬  
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誤矣加僞荒荒一  
名僞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  
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  
加僞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歟齊五采五貝齊  
裳下緝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  
猶所謂緋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  
下  
使即葬焉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  
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  
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  
振蓋鷺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鷺

非大夫之事也雉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  
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鸞鳳矣  
士布帷據此蒲席以爲裳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翬比且戴璧諸侯  
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綏綏戴王者必戴綏戴綏者  
不必戴玉綏旒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  
綏練般之崇牙周之璧翬知之也

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碑御棺用

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氏曰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當爲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  
團是以又誤爲國輅車極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  
引至礦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相楹也御棺居前  
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  
爲率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綽之等輜國皆當為輅輅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綽四碑羽葆以鳥羽註於柄木如蓋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綽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綽各穿之也士二綽無碑手懸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墻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經當云引而云綽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葬故鄭云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輅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輅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輅葬用輅明矣大夫朝廟用輅殯與葬不用輅也士朝廟得用輅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輅軸鄭云碑相楹者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相楹此經君稱二綽二碑故云相楹謂每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相楹是僭也

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為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咸或為緘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綽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負



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封者擊鼓為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紼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紼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紼前後用四紼其餘兩紼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在旁之紼無碑也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鄭氏曰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槨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曰此一經明所用槨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槨材大夫以柏為槨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案檀弓柏槨以端長六尺註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槨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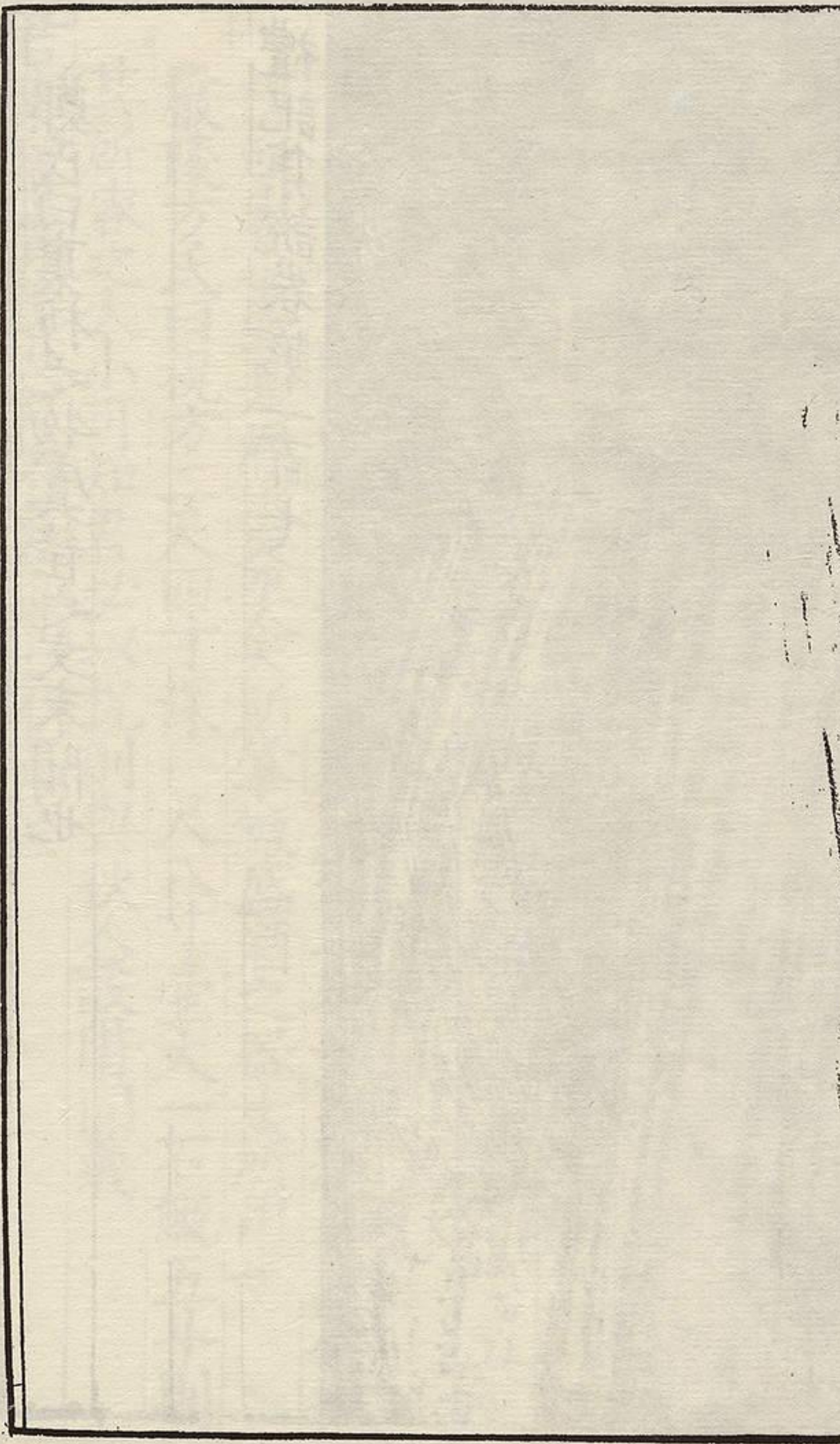
孔氏曰此一經明棺槨之間廣狹所容也祝如漆桶是諸侯棺槨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祝則與狄人設階同義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樽之物虞篚之文未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七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祭法者以其紀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錄屬祭祀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

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孔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此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  
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  
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  
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  
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  
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般  
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  
顓頊般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  
宜也熊氏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  
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  
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  
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

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字文單  
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般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曰祖宗為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  
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  
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  
之屬非也禮周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尊嚳不若后稷今乃  
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哉郊則圜丘圜丘則郊  
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趙氏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  
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  
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  
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  
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



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鬻故禘鬻豈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鬻義與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大傳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呂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禘郊宗是也禘對植之名無別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植禘禘禘禘禘禘春祭物薄故不禘植祭一廟也春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禘合也合羣廟之主而祭于祖也禘禘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于禘先尊後卑審諦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大祖時雖禘大禘則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大祖配之如周稷於鬻鬻即始祖之所自出之帝四代皆然

說卷一百八 二禘之祭皆在夏有大禘則無常禘常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傳謂三年一禘禘禘者若常禘則合于大祖大禘則合于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推其祖

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子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其功德可宗祀帝于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禘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禘為夏祭而立祠以為春祭別出禘為大祭又有肆獻裸饋食之章肆獻裸饗禮也行于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郊特牲饗無樂凡非常之祀用饗禮食禮者皆取于此故周人禘禘間行於四時司尊彝云四時之禮皆禘也追享朝享追享禘也禘其祖之所出如追享先世之義朝享禘也合食有羣主朝于大祖之義饗食互用於非常非常之祭禘郊祖宗廟亦不變然周公推嚴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天

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天



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帝而祀文王在周公時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爲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爲未足盡祭饗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禘皇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

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於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配之郊者即配天於圜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

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由黃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后氏以其去黃帝之近故禘黃帝而黃帝乃爲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黃帝而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其去帝嚳之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以禘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禘止於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禘傳於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亦郊瞽瞍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禹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累然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湯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何也殷人至湯即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  
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  
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  
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  
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  
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爲配天於  
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爲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  
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  
嚳與鯀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  
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  
明堂之禮唯見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  
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

矣

禮記說卷百八

五

禮

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  
者即太祖也而爲太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  
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  
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爲祖  
後而卑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太祖故后稷爲太祖  
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  
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天道  
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  
其示天道故迹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  
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瞽瞍之親而視  
堯之親者凡以爲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  
視禹之親者凡以爲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則因於夏而



從其略周尚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宗世之遠近不可易故也且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是也周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者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則萬世不易也周之所祖者固嘗配帝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立則萬世不毀也其名雖異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則以世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蓋虞夏殷所謂祖者廟之大祖也周之所謂祖者祖而已則世之遠近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為大祖故也周既祖文王矣孝經乃言宗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祭莫大於追遠亦莫大於尊尊追遠則仁故有禘尊尊則義故有郊與祖宗蓋先王以謂吾之親出於其祖而吾之祖又出於其所自出之祖故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者而祭於喪畢之五年然後於吾追遠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仁也以吾之所尊者不過於祖考而物之所尊者不過於天故以吾所尊之祖考推而配之於萬物所尊之天然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園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而後於吾尊尊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義也蓋黃帝者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殷周之所自出故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禘之高陽於虞夏為有德契於殷周為有功湯武於殷周為有德故夏殷周之世所以祖宗之也虞夏殷周之世以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周之世則以先而尊者為郊後而卑者為祖何也蓋虞夏殷則尚質周則尚文尚質則其所謂祖者即大祖也大祖之廟常存而不毀故處之以義之輕



重而不以世之先後此先而尊者所以為祖後而卑者所以為  
郊也尚文則有大祖而又有祖大祖與祖其廟俱至於不毀故  
必處之以世之先後而不以義之重輕此先而尊者所以為郊  
後而卑者所以為祖也然舜受禪於堯禹授禪於舜禹生於鯀  
湯生於主癸虞則宗堯夏則不宗舜而宗禹夏則郊鯀殷則不  
郊主癸而郊冥又何也蓋舜之有天下止於一身夏之有天下  
至於數世以是言之則其所宗者不得不及於禹也鯀則以死  
勤事而猶可推以配天故夏所以郊之主癸則未嘗有功於世  
而不及於冥此殷所以郊冥而已其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  
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文王為祖而孝經又  
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  
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而虞夏之祀祖宗  
未必非明堂之類也

方陳率是推行周說然互有發明今併錄之

山陰陸氏曰殷人祖契是以郊冥夏后氏祖顓頊是以郊鯀鯀  
鄩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皆在可以郊之域然  
則祖非有功雖有功非其子孫有天下不郊故曰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橫渠張氏曰夏郊鯀以其祖也祀之郊禹者必繫時王之命不  
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者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  
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為禘尚云周人禘嘗而郊稷  
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歲有五祭四時祭與禘至周則歲  
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禘禘也周既改夏祭為禘別為禘之禮周以  
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脩禘祭於逐廟又致  
禘祖之祭於大廟然則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禘祭也  
禘謂之追享禘謂之朝享追享者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  
也於祭法不見祭誓賁而祭鯀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



庶人則不立廟。鯀則嘗為宗伯矣。然貴為天子，豈可不祭其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清江劉氏曰：祖非大祖，言後世述之宗非宗祀，言後世尊之也。知非大祖宗祀者，以文王非周大祖，武王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為祖宗無不毀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毀，故推以配夫而食於郊，則世世脩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毀，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脩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毀，雖有不可復立，故立武宮。春秋刺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祀禹，宋契不同者，蓋湯於桀封禹後，以上公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

江陵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為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為之考實，難矣。按此經作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成以為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



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說也

秦溪楊氏曰按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為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鬯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

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郊鬯周人郊鬯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為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



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  
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豈有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  
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  
稷者黃帝生玄囀玄囀生蟠極蟠極生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生堯  
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  
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  
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  
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  
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  
烈至與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  
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  
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  
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  
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者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  
也禹啓夏祚既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  
世子孫乃以禹爲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爲殷  
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  
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二宗祖甲曰太宗大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  
成王然則三宗亦爲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爲周之祖然武王之  
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爲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  
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所  
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爲祖故武王爲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  
始立武王之廟爲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  
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天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中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說不



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般人郊冥此夏般之初禮制然也其後祀  
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更者疏以爲時王所  
命意者祀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  
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  
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  
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按祭法歷述七代祀典綱  
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  
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間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  
居於東門之外而展禽歷敘其事以正救之又稍易祭法本語而更  
之以纖淺輕弱之詞蹈龍襲傳會既不可信其後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  
禽發六闕妄織蒲爲三不仁以作虛哭縱逆祀祀爰居爲三不知聖人

之言無所苟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爲不仁不知不幾於誣  
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尤大者先言禘郊者  
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天其義類相近也後言祖宗者祖  
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  
宗又次之禘祖郊宗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  
祖宗四條國語又別立報之之文並禘郊祖宗報爲五夫禘祠烝  
嘗無非報本追遠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遠之大者也禘  
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德之可報者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  
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夏般周三代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其間令王功德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  
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大王則誠賢君也先公  
如公劉之厚於民事先王如宣王能明文武之功業獨不可  
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爲言議禮典則以



禘郊祖宗報為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歎哉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昭哲也必為昭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騂犢之義已具特牲疏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特牲疏

長樂陳氏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

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又曰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



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犢共其羊牲大人凡祭祀共大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瘞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為高以見折之為深折為方以見壇之為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圜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

禮記卷一百八

十一

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壇則春秋言郊何以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案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荀子所謂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新說曰用駢犢當連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為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駢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於泰昭之下也駢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也鄭解駢犢以



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駢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說不同何也蓋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掃地而祭焉其說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使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為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兩圭有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嘗有瘞埋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玉以降天神以出地示學之者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之常祀歲有二則瘞埋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古之多玉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牲雲漢云圭璧既卒

皆謂禮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明矣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而五玉卒乃復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攘祈聲之誤也攘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幽宗祭星壇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雲宗水旱壇也雲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摠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攘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闇也星夜出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祭雲祭皆爲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

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日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脩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王肅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亦同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六子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



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明矣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為乾坤六子或以為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為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為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盧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為宜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為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

可謂善矣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按孔叢之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崇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橫渠張氏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崇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有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謂相近為攘祈者非大雪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社五祀百神



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昭言明也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祖迎孔叢子說王畿千里象曰一寸故其壇謂之王宮星言幽故月言明

嚴陵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名言也於日曰王以知月之為宮於日曰宮以知月之為室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為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為光亦互相備而已幽言其隱而小楊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焉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

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焉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明而星為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德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少牢以祭之也攘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其所欲以意度之禳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求水旱之辭崇有去之意先王



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爲雩祭以祭之見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爲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威以警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摠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

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註知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也不變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數所法五代而已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所變者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爲七代也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爲性命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爲形質之生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于天則無以爲命以兆乎其生也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形也有氣也及其死則折落顛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爲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命則神完



矣神完則其存也靜與未生同焉其沒也神與先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嘗有夫死折之謂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既死哉故曰五代之所不變者謂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教化不及於五代則有一死而與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犧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犧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犧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于下也其餘不變謂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焉氏曰人與物命於天則同其所以命則異皆曰命者荀子所謂大同名者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人物之始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皆不同也至於死之名不可以不正是以物之死謂之折人之死謂之鬼物死謂之折則生足以自完而已人謂



死為歸則知生為行此荀子所謂大別名也夫名者實之賓大  
初有元無有無名至黃帝正名百物故人物之名分也  
山陰陸氏曰五代不數堯堯舜一體也故堯典也而謂之  
虞書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禋壇而祭之乃為親疏多  
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  
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  
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  
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  
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  
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  
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

記禮卷百九

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  
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  
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  
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  
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為壇墀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  
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禘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  
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  
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  
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祖考  
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  
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  
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



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墀爲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墀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

禮記卷之九

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去壇爲墀者謂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墀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墀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墀者則此前在墀者遷入石函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墀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爲二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爲壇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墀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墀輕於壇今二



壇無墀爲重大祖故也去墀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爲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一廟爲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爲鬼謂尊祖則不得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鄭註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註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禘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

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對例言之若散而通論凡廟曰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註云曾祖廟曰祧是凡廟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云鬼亦在祧禘乃祭之者謂去墀爲鬼主亦如壇墀之主藏在祧顧以疏遠唯禘乃祭之引春秋文二年證毀廟之主禘祭乃及也引魯煬公證鬼主恒在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禘故知有主又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自世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禘無主耳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及祖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鄭既總舉有祖考之人於



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之適士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為鬼故云鬼其顯考就曾祖之壇而薦之也云大夫祖考謂別子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為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為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為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王制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鬼薦而不祭也

山陰陸氏曰言天下嘗更衰亂今始有王其建設如此

嚴陵方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興事造業必有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者故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

禮記卷之九

四

祭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墀而祭之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疏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所謂多少之數也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嗣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王立七廟即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是也由王考等而上之以至於祖考雖有尊卑遠近之異然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至於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之王以業言大祖又父之父也故以大言之其生又謂之大父者以此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也故王考之父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



秋言於春曰享以見秋嘗之爲食於秋曰嘗以見春享之爲祀  
言春祠則以見夏之禘言秋嘗又以以見冬之烝周官大  
宗伯四時之祭通謂之享而此止以春言之者享亦饗也以飲  
爲主而飲以養陽氣春爲陽中得享之正故也魯語言嘗  
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即王制所謂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矣月祭者三廟蓋視天子之親廟也  
享嘗者二廟蓋視天子之二祧廟也王制亦謂之太祖者以居  
廟中最爲大故也然則太祖果有功德矣亦有不遷之理焉凡  
此皆以降於天子故也於鬼亦言爲者蓋別而言之則有形名  
之異合而言之制其名是亦爲之而已故始於天子終於庶士  
庶人則言曰以別之其間諸侯大夫適士官師言爲以合之也  
大夫立三廟即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二是矣  
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小大不同要之不出於

孝饗而已說者以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  
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  
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爲  
從兆者則以禮示之而兆者如孟子所謂爲之兆而有始之意  
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  
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墀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  
於壇墀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墀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  
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  
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  
德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  
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  
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不同  
橫渠張氏曰夏殷有虞皆祭親廟而止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



顯考天子諸侯同以其欲異數故天子別立二祧祧必以新遷廟爲之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蓋夏殷以前大祖亦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禘及之至周則大祖常存當文武時則以後稷爲大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爲大祖稷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若武王是其德可宗者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傳者言此周法蓋於古唯周有大祖天子七廟謂大祖與二祧四親七也此且以周家爲然凡廟須推始祖以爲大祖又須有一創業之主即所謂祖也又須有一有功業致大平者所謂宗也其下則自高祖至禰爲四親廟也祖宗爲二祧與始祖三廟永不祧也四親廟親蓋則祧則祧常存四親廟也雖然如此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勲業者亦當爲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爲創業之主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猶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不立爲宗也又如東漢旣滅劉先主復立漢嗣後世安得不以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爲定數又如四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却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上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于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爲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天子諸侯有月祭大夫以下但享嘗大夫祖考無廟疑雖壇祭亦止親盡則下遷若始祖當有廟則當有祭矣大夫二壇有禱乃祭若干祫高祖則於祖考之一壇而已去壇爲墀去墀爲鬼從廟數以至壇



壇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者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壇之數則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至百世之鬼也孝經所謂鬼者只以人死謂之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示人鬼是也

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墀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之設爲其無廟而不忍忘焉此以仁行義也蓋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墀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而藏之唯禘祫與載之出疆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不預也大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相僖乎以爲相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



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  
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  
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旣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  
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  
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  
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宮昭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立武宮公羊曰  
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  
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又曰  
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  
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  
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  
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  
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  
祧而及祖廟亦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禘  
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彝舟尊壘是也有禱焉者求福  
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雩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凡王之會  
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凡天地之大雩類社稷宗廟則  
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  
災故皆令禱祠是也天子巡守出則造乎禰歸則假于祖天子  
出征亦造乎禰又受命于祖皆有禱焉者也求福之祭非常  
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  
之初毀者亦爲壇墠而祭之可知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而左宗廟又以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  
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夫左陽也陽主發生



而其德則仁位宗廟於左則有生其親之意且有以致其仁故也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祧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穆廟則修除以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黜聖以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二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武之功德則通矣

石林葉氏曰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稱祧兆也廟親而祧遠則其兆而已而鄭氏以祧爲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毀之謂若是祧爲毀則自大祖而降凡無功德者皆當祧何獨此

## 二廟乎

秦溪楊氏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爲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墀以待它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墀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墀爲墀去墀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爲衆特置故曰置社註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疏

橫渠張氏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

嚴陵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以此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群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士示無豫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

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曰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綿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大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

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祀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秦溪楊氏曰禮經天子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限界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



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

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鄭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責以告之也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



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為民所立與眾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雷故三祀族厲者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註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註云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正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鄭引聘禮證大夫有門行引士喪禮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皆著其時此二祀不著時也今時引漢時也漢時民家祠司命行神山神祠此三神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之漢時既然周時必

是春祠司命秋祠厲司命主長養厲主殺害故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於理謬也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為厲也引春秋傳昭七年鄭子產辭證厲山氏有子不為厲也

長樂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

昭二年

家語

五帝則以五祀

為重該脩熙黎句龍之官月令以五祀為門戶竈中雷鄭氏釋大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



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  
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  
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祀於中央  
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  
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  
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  
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  
祀共牛牲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  
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飽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  
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  
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鄉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  
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  
主與否不可考也 禮書

禮書卷百九

一四

余

橫渠張氏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  
曰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于經者不一  
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  
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于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

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  
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墀之法  
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社稷者土穀之神后土后  
稷古司土司穀之有功德者故以配之祭社則后土之功可以報矣  
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厲無後者也國祭無後者是亦仁術  
也中霤恐是天窓漏明處詩所謂不愧屋漏是也蓋穴居之處亦必有  
以取明及其宮室當深幽之處仍有漏明之所爾雅指屋漏於東北  
隅不必盡爾禮浴於中霤蓋就其明也然則又不可以中庭謂  
之中霤五祀曰門曰行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反不



祭井

嚴陵方氏曰周官以禋燦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雷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雷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門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鬼在天道則為卑在人道則為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雷而立三祀

記說卷百九

十五

於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

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爲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煙始春官司所謂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註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司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

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處內而其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既夕禮行禱于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使諸侯至庶人各以差次而祭之自爲立七祀則俱祭之諸侯爲國立五祀使大夫士庶人各以差次祭之自爲立五祀則俱祭之然則諸侯至士庶人雖皆曰立然非自立之也天子立之而後已立之耳前社亦然天子曰泰厲大夫曰族厲異其名者以其無形迹可辨故也司命亦無形迹而不異其名者命則一不容異也

金華應氏曰禮大夫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此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意者立祀則爲之位不得盡兼祭禱則爲之禮無所不徧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禮記說卷百九

十七

禮

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鄭註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其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嚴陵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孫必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每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殺也

人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霄雷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案帝生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以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氏鄭註係漢律歷志



文案月令不載共工氏是無錄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郟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又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之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爲堯之司徒掌五教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苗謂伐紂自厲山氏

禮記說卷之九

卷之九

禮記

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釋上文秦壇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劉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黃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爲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勸于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瘁彌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



升陬如呂望之鷹揚我舞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如鴻水爲戕而后土氏能平五土如懷襄昏墊而夏后氏能滌九源旣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獫狁猾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皆俾大患弗克興焉黃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卑之法也爲舟楫而取諸渙也服牛乘馬而取諸隨也重門擊柝而取諸豫也設杵臼而取諸小過也弦弧矢而取諸睽也作宮室而取諸大壯也易棺槨而取諸大過也立書契而取諸夬也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興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長樂陳氏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造隨所著見而已其內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堆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

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旣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徒事其末爲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逸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



苗患爲有變故以禦大苗捍大患繼之后土則句龍也平與地  
平天成之平同后以言其能繼土事也與后稷謂之后同義星  
辰之運行固有先後自然之序帝嚳則因其序以著之衆使  
知之而已賞均刑法者賞不均則至於徼倖刑不法則及於無  
辜也鯀鄩鴻水所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鄩謂蔽塞之也  
洪範所謂陟洪水是也殛之者以其九載績用弗成祀之者以  
其以死勤事黃帝正名百物則不昧於理故曰明民物有其名  
皆可取而用之故曰共財顓頊能脩之則以不廢黃帝之緒故  
也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司徒掌邦教教所以成民之性而已具  
即玄冥也以其爲水官故曰玄冥見月令解湯以寬治民即所  
謂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是也文武之所爲雖異皆以去民之苗  
而已以紂之暴非人之所能爲也民所取財用者取物之財以  
爲人之用也功烈也瞻仰也財用也皆以民言之者亦以民爲

國之本故也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  
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稷言嚳言堯言鯀言禹言黃帝言顓頊  
言契言冥言湯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爲私  
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  
且共財也蓋古人取材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  
虐武王言去民之苗苗甚於虐也書曰惟受罪浮于桀亦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濩  
而已

石林葉氏曰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句龍氏主社而易  
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句龍氏  
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  
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



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句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句龍氏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

祭義第二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鄭氏曰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

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哭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孔氏曰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為一節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案王制云春禘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禘今云春禘故鄭曰夏殷禮然王制春曰禘此云春禘禘當為禘於郊特牲已註故此不言也孝子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於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陽主生長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



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延平周氏曰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為可以合之於天道故禘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殷人有大禘則小禘為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祠為春祭之名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此秋所以有嘗而履雨露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所以有禘

嚴陵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中出者因心以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夫天道之大在陰陽春為陽中我則禘於春秋為陰中我則嘗於秋故能時不失乎數

五

記說卷百十

〇二

花

疏事不失乎煩怠心不失乎敬與忘也祭有四時凡以此爾以時對月則時不為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為遠然朔月有告者以於禮為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禘者以於禮為大而不嫌於疏也止言禘則以怵惕之心感於陽之中而適當之故也止言嘗則以悽愴之心感於陰之中而適當之故也禘非不送往而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為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為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也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亦見郊特牲解

馬氏曰先王制祭祀要之不黷不忘而已及其失中則黷之害於誠反有甚於忘故先言數而後言疏傳說之告高宗止以黷于祭祀為戒蓋因時之弊而言之也夫君子之言有為一人而言者有為天下而言者有為當年而言者有為來世而言者其



爲天下來世而言者則與夫爲一人當年而言者爲詳矣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禮以盛爲備氣以中爲和故於時舉春秋而於祭舉禘嘗

石林葉氏曰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䟽數者天道也本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其情思也故禘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聲春禘者順乎陽也故有樂

毗陵慕容氏曰祭之義敬愛而已敬則慎其獨而不欺愛則存諸中而不忘不敬不愛雖備物盡禮誣於祭也數而煩爲無敬也怠而忘爲無愛也愛敬忘於中動而僞爲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敬愛出於誠心非可以僞爲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通䟽數之宜非出於人爲故能盡祭之義雖天子之孝所以刑於四海者不過此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時至氣化悽愴

怵惕生於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爲之也情之感敬愛之深矣凡天地之間莫不麗乎陰陽雖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陽以往來聖人明陰陽之理故能知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夫與陽借來與陰借往非特寒暑萬物然也鬼神亦從之禘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爲主嘗者陰之盛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爲主爲其迎來而樂也故有樂爲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飾情也聖人因春秋以深探陰陽之情而爲二端之報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來自老而死爲往亦有迎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



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闕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入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樂書

新安朱氏曰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慶源輔氏曰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為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疏天理人情之至也君子之於親也終身弗之忘故氣序遷改目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豈曰寒將至而後思之哉秋陰中萬物衰憊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悽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怵惕如將見其親也以一祭言之則始為來而終為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為來而陰為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乎耳見所為齊者思之孰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自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孰日想之若身其



所為齊之親也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河南程氏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橫渠張氏曰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唯當忌日宜如此

延平周氏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者以廟之內外言之也齊所以致一唯致一為可以有見於祖宗

嚴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至故也

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建安真氏曰自此至終身弗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常七日之戒凜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懇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



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祭之日入室倭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戶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孔氏曰此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陰厭時也倭倭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戶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

五十二

記說卷之百十

六

六

闔戶如食間註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故此又言祭之日也倭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戶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既愾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嘆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孔子曰祭如在雖孔子之聖不過如此蓋誠之至則無餘事矣

橫渠張氏曰倭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嘆息齊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



馬氏曰入廟而升於盎坐則儼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儼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慶源輔氏曰儼疑其出與曖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儼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愬則著著者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鄭氏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曰此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其端愬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存在常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愬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愬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果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安得不敬乎孔子答子游之問孝言不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此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愬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

馬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者有在乎內也外焉聲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愬則著著者則有見乎外也

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是之謂著

石林葉氏曰愛存以仁愬著以信主於內而已矣夫安得不敬乎



廬陵胡氏曰存著皆本於誠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而已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存常若親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己之耳目合乎父母之聲色以己之心合乎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湏而不在敬矣愛者惻隱而未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毀者是也皆根於至性而不可僞爲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也而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二其爲慎獨也至矣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鄭氏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它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之丁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橫渠張氏曰或問忌日有薦可立下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散也皆言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欲其萃聚則非祭祀何以能之祭之義追遠反本此理之大者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

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且養也享也或先或後各有時焉失其時則為辱矣或隆或殺各有度焉失其度則為辱矣故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練祥則止於又暮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他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石林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享也弗辱身也止稱君子

講義曰不以生養死享異其心而其敬則同此所以為君子之孝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者蓋三年者天下之通制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親終身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至獨在於親而不及於己之私事

慶源輔氏曰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况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獲陷穽之中乎由此觀之則忌日當以喪禮處之也志有所至謂思念於親必極其至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鄉食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盃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



其饗之也

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作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慤慤愛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為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靈歆饗曲禮云容無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繹祭故先獻後薦鄭引儋尸至菹醢是有司徹文上大夫儋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

橫渠張氏曰祭祀之饗以此心合天意乃是交神明之道也延平周氏曰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蓋鄉之以至誠然後

五十七

記說卷之百一

十

三

能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犖角之盎齊君獻尸而夫人薦朝事之豆一陰一陽之義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事死如事生也

嚴陵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則自幽而饗明焉饗與享一也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曰聖人有曰孝子何也曰先王者以言行之自古也曰君子者以言行之以德也曰聖人者以言行事之道也曰孝子者以言有事親之行也其實具亦互相備而已怍者俯有怍於人故生於人而作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焉自君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君牽之者以君能生是物故也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故也必能生之然後可殺必為之主然後用獻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婦人唯酒食



是議故也。蓋則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尸則象其德而事之者也。故曰獻豆則制其器而饋之者也。故曰薦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若夫人薦盞若薦諸皇尸。若周獻豆亦可互言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官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爲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是矣。齊齊乎其敬者。言敬足以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足以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冀其神之饗吾誠也。

馬氏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饗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子盡人道者也。

山陰陸氏曰：唯聖人爲能饗帝。格于皇天。唯伊尹爲能與此。若伊陟臣扈。則於此庶幾焉。爾孝子臨尸而不作。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爲親。則宜有忤容。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豈特繹祭而已。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目相如此。主從如彼。亦言之法。齊宗廟之事。愉朝廷之事。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毗陵慕容氏曰：聖盡人道也。孝盡子道也。唯盡人道爲能同於



天唯盡子道為能順於親所謂饗者非道與之俱莫能盡其至也天人一道也聖人曲盡心知至於知天故能與天為一凡所為凡所行莫不通於天則天其有不饗者乎父子天性也孝至矣則反其性之所本凡所為凡所行莫不合於親非特生安之死亦饗之理無二致也是二者豈竭力從事盡禮備物之所能致唯中心所鄉出於至性則無所不通也書曰面稽天若面天所若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也蓋凡與之同者必鄉鄉之斯饗矣異則違焉莫之饗也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也

講義曰饗帝為難而聖人能之以其誠也饗親亦難而孝子能之亦以其誠也聖人之於天非饗之日然後敬天也其誠心素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之饗親當如此也勿勿盡心竭力之貌雖然此獨言國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而卿大夫士庶人亦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慶源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鬼神之神德其誠矣我以誠鄉則彼以誠饗矣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奠盞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事無不順愉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而莫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



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故思念親之平生者欲如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繹祭之

五八

記說卷一

十三

思

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是祭之明日為繹也案有司徹上大夫儻尸別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儻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王氏曰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

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况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  
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君子所性不加不損死生  
同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思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  
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忠非由  
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  
而已又如見其心之所愛如欲承順其顏色則言思之深益至  
其精微也如見親之所愛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如欲色然如  
生事之色難也沒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夫人夜寐  
而晝覺爲不亂其形思不亂其官則與陰俱矣今也不寐至於  
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  
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續而  
不絕無須更忘焉其愛敬之心至也與祭之日樂與哀半孝子  
之饗親也喜怒哀樂不能自定既愉愉而樂矣復變而悽愴焉

情不能自止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  
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  
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夫辰十二而成日月十二而成歲陰陽相  
推一日之間猶一歲也而鬼神亦如之故朝與陽俱來夕與陰  
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享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  
也一日而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

慶源輔氏曰事死者如事生不以死生之異而貳其誠也思死  
者如不欲生心與親一而不知夫生爲可羨也忌日必哀痛割  
如斷也稱諱如見親敬親之名也此古人所以制爲諱之禮也  
凡此者無所不用其至也盡已之謂忠而祭所以自盡也盡已  
之誠則其神著矣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之所愛  
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己如欲色然言己如欲得父母之顏色其  
義精矣非文王孰能與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也正祭之日既



已饗而致其親之神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由是言之則祭之日樂與哀半誠於饗則必來故必樂已至則必去故必哀

山陰陸氏曰言非獨如見親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蓋誠之謂也初言祭此言祀初言稱諱如見親此言如見親之所愛言文王之忠誠有加而無已講義曰蓋欲色人情之真也其思如此非出於中心之誠者其能之乎古之人無非孝也何獨取於文王自聖一心與文王則他聖人可知也饗之則樂已至則宜亦樂而哀之何也蓋已至則必去安得而不哀樂以親哀以親然則孝子之於親果何時而忘耶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

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交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深之時



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冬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  
漆漆濟濟主人慤而趨趨

孔氏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濟濟是容貌自䟽遠漆漆謂  
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此賓客之事何得  
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有也  
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卿士  
大夫從饋孰始故鄭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  
故三獻爛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也樂成謂設饌進孰合樂成  
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前與神明交  
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  
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  
漆賓客之事何得恍惚思念之有乎 王氏曰容也遠也容當  
為客

嚴陵方氏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  
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  
之容空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䟽濟濟者  
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  
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  
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為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  
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  
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既  
往薦腥而反饋孰也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  
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共  
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慌  
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慌惚之有乎慌焉若無惚焉若有神  
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馬氏曰威儀飾而後可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既飭之稱漆可  
用以飾物故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飾其威儀所以自脩也故  
曰漆漆者容也反也威儀既飭所以遠於物故曰漆漆者容也  
遠也

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  
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  
而親奉祭則慤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石林葉氏曰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脩容  
也故其進也慤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  
既備可以脩容矣故濟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慤也漆漆者自反也  
非行而趨數也

慶源輔氏曰慤謂誠實篤於誠者略於儀易曰有孚盈缶趨  
數唯恐不及不暇爲容也漆漆濟濟皆容儀然濟濟有自辨

說說卷之百十

十七

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反之別未反饋樂未成主  
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慤其行趨趨以數此易所  
謂盥而不薦荀子所謂大廟未入尸之次也至反饋樂成則禮  
數繁縟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段與子游誤  
認速朽速貧之意同然子貢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此所  
以爲善學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  
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脩既設謂掃  
除及黜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食及侑



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仿佛來

孔氏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既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恍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嚴陵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中其可以不虛乎脩則所以尊其舊設則所以飾其新曰脩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

五十一

記說卷一百一

一八

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則禮器所謂洞洞乎其敬也屬屬則禮器所謂屬屬乎其忠也如弗勝如弗勝是祭事也如將失之如將失其親而弗獲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疇可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嘏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恍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也然則孝子之志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詞或者疑而不定之詞郊特牲言且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毗陵慕容氏曰祭事不一周官所謂牲事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宰夫凡禮事莫非事也其事衆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蚤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况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具物者蓋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備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恍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絕之中如是而後為至古者能事神然後為祝神降之然後為巫巫祝尚欲與神明交况與祭者哉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助祭者率成王於穆之德而行之莫不肅雍而又至於顯相其祀事則其能交神明可知矣然謂之孝子之志者蓋非其所躬行以所望於助祭者其志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洞洞屬屬其虛中之象乎宮室既脩以下皆所謂豫也洞洞乎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乎言其誠之弗息也誠敬如此故自然如弗勝其祭事如將失其親意也孝敬之心至則誠矣恍惚謂若有若無無方無體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時也此其精誠之極故可以與神明交重言庶或饗之者蓋言孝子之心志切至如此也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不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嚴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也不過則當其事不失則得其道

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

毗陵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內有其心而未

充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旣其心皆非所以爲至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慤者性之至真全實而未毀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己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內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比皆是也

講義曰欲親之饗不在乎他唯在乎盡吾中心之誠耳盡吾心之慤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慤也盡吾心之信則凡見於事者無不信也盡吾心之敬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敬也盡五忌之禮則凡見於事者舉無過失也慤信敬禮雖若不同一於誠而已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祭所以自盡其誠敬也慤與前所謂仲尼親也慤之慤同慤與信皆誠也慤以其固言之信以其實言之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於中節故以不過



失言之孝子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豈勉強頃  
刻之間哉其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禮記卷第一百十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

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鄭氏曰誦充誦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饌食

黃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冀見其親之容顏也故下文云薦而不欲不愛也乃爲人子孝恭追慕之心見于形貌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謂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木也本固而未茂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凡此者雖皆祭祀之容無非本於德德者得於身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得於身也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





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馬氏曰以其莫為者先定於內則或使於外者當可知矣自孝子之祭可知也至不絕於面此所謂進退必敬也進也薦也退立也徹也皆進退之節也敬以誦敬以愉敬以欲其徹有敬齋之色皆敬之出乎信慤者也

慶源輔氏曰可知也猶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之意必如是然後盡孝子之心合祭祀之禮此即所謂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也立以身言故曰誦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偽為也

講義曰祭以敬為主由敬心發於中故見於顏色者自然如此也強悲者雖哭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和非敬心之發雖勉強不能也故立則不誦進則不愉薦則不欲退立而不如受命已徹而退則無敬齊之色其失如此由其心之不敬也以敬則如彼一不敬則如此孰謂見於顏色者可以勉強為哉

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誦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教也凡祭以齊為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氏曰和氣謂立而誦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



物嚴威謂嚴肅威重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嚴陵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  
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儼  
則貌有所儼威則外為可畏恪則內為有辨如弗勝如將失之  
則事親之道也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也夫為人子者髮必髡  
髦衣必青純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  
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為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為大夫而車  
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東萊呂氏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孝子之事親根於至性由中而漸達於外  
也君子所性本於仁仁人心也首善莫如仁則仁者心之端善  
之首則孝子之所本本於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  
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  
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與夫如弗勝之類  
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蓋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講義曰愛親之心深動於其心則發於氣也必和氣和而色愉  
色愉而容婉表裏之符不期而然曰必有者以其自然而非勉  
強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  
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謂其近  
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  
於子也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石林葉氏曰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君爲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己親而事親欲其壽老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己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己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其性不能因其性民不可得而順也不能順乎民天下不可得而定也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自上世以來未有能外此者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爲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五者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

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謂之良貴人爵謂之達尊二者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爲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是之所以爲人盡於此三者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己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爲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諸掌孔子師文王敬周公則貴有德者也畏大人事公卿則貴貴者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斯五者可謂盡其道焉使其不窮於末世其於定天下何有

嚴陵方氏曰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故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



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為之序也貴必在上者也老有在下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為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為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道出而為德由德以入道道則聖也德則賢也故曰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有德之與貴貴二者不可偏廢也然貴有時而屈於德故貴有德所以先之也

延平黃氏曰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

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鄭氏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孔氏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註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事屬之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則霸非無



仁也特未若王之仁為至爾夫孝仁也弟亦仁也孝足以盡事親之道故近乎王弟止於從兄而已故近乎霸孝經言雖天子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則天子未嘗無兄矣又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為諸侯之孝則諸侯未嘗無父矣此止於天子言父於諸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教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于四海矣故曰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林葉氏曰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

子必有父霸有一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者本於此而已矣

毗陵慕容氏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孝所以為仁弟所以為義王者之事以仁為心霸者之事以義為行仁主愛愛則親親

故曰必有父義主敬敬主遜遜則不敢處其先故曰必有兄推是心也而推於其所為其於王霸也何有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孝弟本仁義而始之也王霸推仁義而行之也至孝可以王而王者之道不止於親親故曰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而霸者之事不止於敬長故曰近乎霸王與霸本仁義而為之仁與義本乎孝弟而達之先王之教所因者本故曰因而弗改



講義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孝弟之道爲先堯舜者不過此爾况王與霸乎以天子諸侯而有尊有先則天下之有父兄者宜如何哉蓋二者非勉強難行之事特人性之自然者爾先王之教非有他術因人性之自然而無所改易所以領天下國家而人從之用此道爾以至孝爲近乎王至弟爲近乎霸天下必有父諸侯必有兄非以其有優劣也互見云爾

慶源輔氏曰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強其所無因其有以

導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



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為次非本相因之辭也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己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自敬長己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上之教命

延平周氏曰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教以慈睦則知教以敬順教以敬長則知教以慈幼

馬氏曰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孝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同皆天子之事也愛所以為仁敬所以為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躬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教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顛仆其善本而已則存乎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也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



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  
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  
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  
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而已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則以人  
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  
言正與此合

毗陵慕容氏曰愛敬之道非可家至戶曉所因者本則從之也  
輕聽且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人  
皆有之所謂本也聖人能自我達之天下使四海之內合敬同  
愛所謂立也

慶源輔氏曰貴猶崇尚也錯與推而放之四海而準之意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  
之

嚴陵方氏曰古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  
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山陰陸氏曰天神言辟之以為敬人鬼言親之以為敬亦相備  
也

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  
國門祭廟而卿大夫序從執事進退必虔非人君誠敬之至安  
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  
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胾脊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  
為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胾脊血與腸間脂也



爛祭祭腥祭爛肉腥肉也湯肉曰爛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紉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骨以供炙肝及熟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臠骨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臠骨之後以俎載爛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知穆是子姓者父昭子穆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直言穆者文不備案說文云臠血祭骨是牛腸間脂也此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爛肉即禮運孰其殺也此先云爛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為爛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殺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則煮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爛與孰又別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答君可謂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故曰穆必以穆言之者以有事於宗廟故也答君者對君而牽牲也答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則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則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鯀者正此之意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割者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臠骨將以染蕭而薦之也爛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子列皆垣也春秋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假令閔公牽牲僖公在列即穆矣言鸞刀以割取



腓管蒙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鸞刀以剗卿大夫也君牽牲  
卿大夫序從蓋從尊矣至鸞刀以剗取腓管燔燎祭祭腥然後退  
所謂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取腓管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腓  
管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  
之也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正言羶蓋以此鄭氏謂割牲  
進其孰體然則剗言牲割言孰剗臣之事割君之事燔祭祭腥  
而退不言祭燔燔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  
情者非其至者也自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易曰觀盥而不  
薦則誠不在灌獻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  
誠不在朝踐夫豈一端也顧所主意如何爾

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于庭也毛牛  
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剗取腓管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  
牆屋也祭燔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賈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註皆云入門將曲  
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  
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  
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二揖乎明亦當有碑矣  
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  
爲之葬碑取縣繩繹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儀禮疏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其陽周人  
祭日以朝及閭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閭昏時也陽  
讀爲日兩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  
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  
閭謂終日有事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經止明郊祭



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地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王也檀弓云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嚴陵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爲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之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猶之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弃焉春秋

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蓋謂是矣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祭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爲明言陽則知闇之爲陰言朝則知闇之爲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祭之日也必於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故也先儒謂終日有事是矣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馬氏曰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註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佚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



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必倦也

山陰陸氏曰以朝及闇終此一日止言祭日以此且言及闇則非不得已也著無有司跛倚之事

延平周氏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鄭氏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巡讀如泐漢之泐謂更相從道

孔氏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朔日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為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

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

橫渠張氏曰朝日夕月皆朝夕天非朝夕日月天體至大難以出入而求日出於東月出於西如君之出視朝夕故天子於此時朝夕所以訓民之事君

長樂劉氏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者此謂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也春朝而後日向長夜向短則晝夜差而幽明別矣秋夕而後陽消而下陰長而上則寒暑分而上下制矣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此謂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也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



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為主故曰內西為賓故曰外日南至矣  
由此而行北陸陽從之以長陰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脩夜由  
之以短矣長則進於地上消則入于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  
日月之行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  
運之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于天月十有二周于天而  
日乃一周于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于其次則謂之合朔  
十有二朔而歲功成焉故朔也者月周天之終而日合月  
之始也日月以叙會合于上則陰陽以叙消長于下而  
四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于日陰  
氣則主于月天為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  
之和

嚴陵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  
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為壇

其形高而顯巽土為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  
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  
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  
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  
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  
且壇坎者人為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為也故言制  
上下以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  
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覆明  
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  
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饒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為死  
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  
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  
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



陰道常之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馬氏曰日為明月為幽陽極上陰極下幽明者陰陽之道上下者陰陽之性故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之陽則流故日出於東而之乎西陰則逆故月生於西而之乎東陰陽長短終始相巡與揚雄所謂明晦相推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類已

山陰陸氏曰以制上下所謂君臣有等日外也月內也言外在上以此故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子之陰事夫如是內外有別而陰陽之位端矣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巡讀如字致自致也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巡也以相濟也譬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

石林葉氏曰日月既以並祭不可不顧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別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險而在下以別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日沒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朔於月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則二也故有朔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為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為入出為外入為內此內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為精月生而陰為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訟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

毗陵慕容氏曰則言日月合祭兼獨言祭日故此又明分祭之禮所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日晝乎晝月晝乎夜則日月以晝夜而分幽明日以陽為尊上道也月以陰為卑下道也則



日月以陰陽而定上下壇出乎上而明坎出乎下而幽祭以類而求焉故可得而禮矣凡有形有氣類同則相應自然之理也鑑燧用而水火可取氣之所感也壇坎用而日月可祭形之所召也聖人以此知幽明之故而通乎陰陽之道也幽明以理見故先幽而後明上下以位言故上先而下後由小大言之必先日而後月也凡出者爲外入者爲內陽以生出爲功爲主乎外陰以入藏爲事爲主乎內東者陽之所也萬物於是出焉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是爲外也西者陰之所也萬物於是入焉榮者反本斂者就實是爲內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說言乎兌兌西方也則出而動爲外入而息爲內東謂之暘谷西謂之昧谷則暘者爲外昧者爲內北雖爲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內南雖爲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別內外也東南爲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爲純西北爲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爲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也 又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長樂陳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王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

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北日於東郊兆月於西

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

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凡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止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覲諸侯而



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晝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王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衮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充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禮書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鄭氏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割得宜讓謂遞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于天聖人受命亦始于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也宗廟有鬼以其基其治平也然而無形可得以瞻也無聲可得而聽也唯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弟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者聖人爲之也教化天下者聖人爲之也衣食天下者聖人爲之也革其恃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者聖人爲之也弭其六極而錫之五福者聖人爲之也聖人具是五德天下莫與比其

隆者也而弗敢有其功焉乃嚴郊祀讓德于天歸功于帝遂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焉必致讓乎其本者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以爲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反始則奉郊社之謂致物用則足衣食之謂制義則制事宜之謂所謂民紀者蓋民之所以能相治以有紀故也經曰紀散而衆亂是矣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致和用所以致物用故也用之豐殺得其宜此物之所以和歟夫用志不至不能有致用力不至不能有致非有志則不足以立祀非有力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禮雖經爲三百曲爲三千要之不過盡天人之道而已故禮運言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天人之道可合而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且



禮之在天下未嘗或息乃有至於壞亂而不脩者豈禮之罪也哉人無以治之而已此所以必以治為言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

慶源輔氏曰致與事君能致其身之致同天下之所謂禮致此五者以治天下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則其反始厚本蓋人之真情也致物以為民用所以統紀斯民之聚者也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記曰財散則民聚

山陰陸氏曰謂之天下著非一國之禮致和用所謂備物致用以為天下利是也致義以行之致讓以守之致鬼神以尊上不

言其尊無二上變和用言物用者所謂物天地之變和也合此五者以治先儒讀屬下文誤矣

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也百物利用所

五

禮記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屈於不足懋遷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維民者悉矣辨上下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馬氏曰貴賤有宜則上不悖下不逆夫先王順性命以為禮則使民誠意不欺而敬鬼神者教之本也故周官十二教亦始於祀禮也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不爭微者寡而未能無之稱然則有刑以教之中矣

延平周氏曰言和用而復言物用者和用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鄭氏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陰讀爲依陰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爲土壤君謂香臭也蒿爲氣烝出貌也蒿或爲薦以先言衆生又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孔氏曰自此至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

禮記卷百十二

熊昌

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祭之事氣嘘吸出入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住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性識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興致之也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此本說人因及物也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此覆說歸土之義又申明人氣爲神人生則形體與氣合而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而升於上爲神靈光明萬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其情有悽有愴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君蒿悽愴神之著者謂發揚昭明是人神之顯著也因物之精致爲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制造爲尊極之稱尊名人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



萬民之法則也鬼神平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也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漢家僕隸田明倉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而衆民既敬之以鬼神故下皆畏敬之也此經鬼神本爲人故下之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註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幽則有鬼神註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魂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橫渠張氏曰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復歸於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於有形是歸也魄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申也鬼歸也物之所生即是神及其終則歸也 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顯而爲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爲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

長樂劉氏曰人之生也稟乾元之氣以資性命之始稟坤元之氣以資形質之生性命有識也生則爲道德於人死則爲昭明於上故曰魂焉形質有精也生則爲聰明於體死則爲英靈於地故曰魄焉然則魂生於氣氣所以盛其魂者也聖人尊



其親之魂乃稱爲神焉靈生於魄魄所以函其靈者也聖人尊其親之魄乃稱爲鬼焉人之死也魂氣發揚復歸于天形體變化復歸于土不可得以復合爲形而親既亡弗可得以復見也聖人蹟知生死之本源究極鬼神之情狀將報本而反始也爲之祀饗合鬼與神復爲一體恐懼齊戒以事之孚信蠲潔以感之庶其饗之故曰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以言乎感氣於天則神可來報魄於地則鬼可合也是以蕤脂及蕭致氣之道也奠鬱及鬯致魄之道也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由是人人知所以事其祖考必致饗焉舉敬治於幽陰仁義垂于萬世爲教之大不已至乎敬衆物之生也雖氣充乎體而魄形於事必有死焉及夫骨肉入于地中則變化而復歸爲土土積其氣能生萬物其英而靈者人得之多焉此聖人所以求其魄於地也若夫其氣則發揚于上爲天之昭明結者歸于日星散者凝爲虛寂而充盈乎天地之間也其降于地而資始萬物則爲焜蒿馨烈純粹英華能悽愴而感動于人者皆是也此其神之著見不可揜者也故因物之精制爲尊極之號明以命夫天下謂之爲鬼神而使民祭爲祖考此所以爲黔首萬民之法則也

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于天魄者所以降于地爲神者蓋有魄也然魄非神之盛也爲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爲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爲之慎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爲教同於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魄爲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魂爲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焜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焜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



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唯鬼神有以爲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屬之以服其德

嚴陵方氏曰宰我問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鬼神者何物故疑而問之神者陽之所爲鬼者陰之所爲也言氣則知魄之爲形言魄則知氣之爲魂魄爲鬼之盛而魂亦從之者言其有所歸則一也郊特牲言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是而已魂亦神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爲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此止言魄者以形爲魄之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主其盛者故止言氣魄而已有生者必有死故曰衆生必死悽愴言其情以其斃于下故所感者如此以其爲野土故於精曰物以其爲

昭明故於神曰著物之精則麗乎形有形故其數辨而爲百神之著則運乎氣故其道運而爲一此於精則曰百物於神則不言也且天一生水於人爲精地二生火於人爲神水先精而後神則以所生之次爲序故也或言精神以水火之性言之也或言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雖不同其義則一制爲之極固亦因神之著矣止言因物之精者以悽愴之精感於物故也極之爲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爲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所謂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其餘食則黃帝之時固已言矣

馬氏曰發言其申揚言其散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本焘言氣之迎蒿言氣之出昭明焘蒿者狀也悽愴者情也此精氣鞠而



爲物散而爲遊魂之情狀故曰百物之此猶也神之著也言物而  
又曰百物者蓋囿於天地之間者未有能逃於天地之數者也  
山陰陸氏曰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氣  
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  
教之至也衆生必死著非衆生有不死者莊子曰黃帝得之以  
登雲天君蒿陽氣也悽愴陰氣也昭明蓋其中正言黔首著先  
王教民蓋蚤即老而後教晚矣亦老宜不待教而知者也

石林葉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物者其聚也變者其散  
也郊特牲謂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歸于天者知氣升自上  
也歸于地者體魄降自下也聚散者天之道故精氣猶謂之  
物升降者人之道故魂氣亦謂之神蓋魂與氣無不之無不在  
則爲神之盛體與魄有所歸有所化故爲鬼之盛鬼神皆潛於  
幽而祭以合饗之使民敬畏此所以爲教之至也人之死亡其

魂魄皆潛於幽而不可見者物之精而已矣故聖人欲嚴其道  
以明其教故明以命於鬼神於天曰神於人曰鬼此離而言之  
也及合而言則凡在幽者皆不害其同名百衆則貴者也故曰  
畏萬民賤者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爲黔  
首則

講義曰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肉斃而化於下而其氣則發  
揚于上其光焰爲昭明其氣象爲君蒿或感動人於若有若無  
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自己是孰爲此是聰明性識爲百  
物之精爽而神之不可揜焉者也夫聖人旣已尊其親矣而又  
有所謂爲物之精而神之著者如此所以因而制爲尊極之稱  
明命之曰鬼神以教天下而以爲黔首之法則百衆以是而敬  
畏其祖考萬民以是而服從其教令則所謂鬼神者豈徒有名  
而已哉



新安朱氏曰昭明君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君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鄭氏說云口鼻之嘘吸者為魄耳目之精明者為魄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嘘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蓋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于地陰為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易中說遊魂為變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如祖落之義則是兼言之又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為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建安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



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出謂收回也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凡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朔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

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 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又曰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炳蕭肅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又曰或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



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其長莫不知敬兄此本然之性非出人爲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慶源輔氏曰神以申爲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爲義則魄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爲教也至矣魂生於氣魄生於體氣無不之故曰遊魂體則斃於下而已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明君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五

記說卷百一十一

八

信

鄭氏曰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孔氏曰此經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爲未足稱其意故爲宮室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也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己今追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衆之服行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各親其親出於天性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則爲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爲之略而已然未極其詳焉故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



為宮室則致其實矣設為宗祧則極其詳矣言宗以知有祖言祧以知有暱宮室則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則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觀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也所謂宮室者蓋廟之宮室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既脩之宮室同郊特牲曰作龜于禰宮是廟亦謂之宮也又曰存室神也是廟亦有室矣

毗陵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為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疏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脩除祧則黜聖此宮室所以別親疏遠邇也祧則以教反本之道也祖則以教反始之道也禰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其本其服也出於中心之誠非有強之而為也則其從上也捷於令矣其流行也非在於家至戶曉也得其心之所本則速於置郵矣

慶源輔氏曰此堯舜以下至三代時事也復古復始即上所謂致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即所謂以厚本也先王制禮以教人疑若強民也反而求之則知無非所以順民爾如制鬼神之祀立宗祧之制是也衆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也哉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鯁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醒時也薦黍稷所



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鬲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鬲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鬲以俠鬲謂雜之兩鬲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羶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胙骨燎於爐炭鬲謂雜也燔胙骨兼熟蕭蒿是雜以蕭氣此三者是報氣也此祭氣是古者尚質之義所以教衆反於初始總包上反古復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鬲以夾鬲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

兩鬲醴酒加以鬱鬯言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報魄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也此饋孰時皆以飲食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至謂至極謂報氣報魂二禮備足是禮之至極也鄭註取牲祭脂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蕭蕭郊特牲云取胙骨升首報陽也註云胙骨膈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蕭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蕭蕭合羶羶是饋孰蕭蕭也云有虞氏祭首夏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鬲醴酒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鬲成醴故也此用鬲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鬲即大尊或曰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



甒謂子男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馨香蕭  
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  
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  
各本其事類也

長樂陳氏解見郊特牲

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報以二  
禮謂報氣報魄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  
也薌地產之臭也染蕭以腍管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燔  
燎羶薌則蕭與腍管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  
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  
衆反始也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兩  
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  
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間故曰覲以俠甒又副之

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加與加邊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  
祭灌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  
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  
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  
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於報  
氣言朝事則知報魄為饋食矣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  
也饋食以象食時所進也於報魄言黍稷之類則報氣有血腥  
之類可知然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此則  
併言之時雖不同其為報魄則一也上言反始則知下之為成  
終下言相愛則知上之為致敬凡此皆互言之爾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氣魄為鬼神之盛所謂二端凡天地之間  
莫不麗乎陰陽究其端不離乎二所謂以陰陽為端也由二  
類而求之不能外是聖人推本其所自始魂氣之為陽形魄之



為陰明命之為鬼神所謂求其端也故曰二端既立於是禮稱  
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而為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  
求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燔以求諸陽灌  
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為饋  
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  
魂魄所謂其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  
至饋食而後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况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  
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在於薦孰之時也其所  
謂建設朝事以取腠管而燔燎焉則腠管為羶黍稷為薌故謂  
之羶薌也鄭以羶為馨誤矣醜以蕭光醜以俠鮒則求諸陰陽  
欲其氣之無不達故又雜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芳烈而遠聞以  
魂氣無所不之也兩鮒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焉欲其  
同於生也

延平周氏曰魂氣在上體魄則降言報氣則知報魄為體言報  
魄則知報氣為魂燔燎羶薌雜以蕭光者氣而已故以氣報魂  
有氣然後有魄故報氣所以教衆反始也薦粢盛羞牲體雜以  
俠鮒之醴酒而加以鬱鬯者皆有成體故以體報魄有魄則有  
形有形則情生矣故報魄所以教民相愛上下用情

馬氏曰家語云建設廟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脩肝  
肺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當以家語為正子路問事鬼神子語  
之以事人問死則語之以知生宰我問鬼神之所謂則告之而  
終之以反古復始上下用情而已其告之則一也其語不同則  
以子路勇於所聞而宰我有所畫耳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蓋言殷禮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方言明  
命鬼神故主殷禮言之殷人先求諸陽故此朝事炳蕭以報氣  
也饋食灌鬯以報魄也然則殷人祭首無裸事以樂侑獻而已



殷人尚聲，蓋當此節，故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羞肝肺首，心郊特牲，言肺在上，此言肝在上，以方言。殷禮，故也。明堂位曰：殷祭肝，周祭肺，見間，蓋謂陳設中間若喪禮，所謂見以不見爲見也。據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甕，甗，箒，行實見間而後折入。周人先求諸陰於朝，踐祭齊，加明水以報陰。殷人先求諸陽於饋，獻祭酒，加鬱鬯以報魄，其義一也。據此，周人有求有報，殷人直報而已，其報之也，亦所以求之也。故曰：周人先求諸陰，殷人先求諸陽，凡祭朝踐尊而饋食親尊，故曰：教衆反始，親故曰：教民相愛。

講義曰：親既亡矣，尚追魂魄而祭之，如此則於生存者當如何？此禮既行而民親愛之心油然而生，上下之間率用情實而無澆僞之風，職此之由也。茲非禮之至也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鄭氏曰：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孔氏曰：此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盡氣力以從其事，上報於親，不敢不極盡也。

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其無所愛，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力，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

慶源輔氏曰：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夫子之荅，止此，却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



青絃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孔氏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者天子諸侯有藉田以親耕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取之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藉即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天子之田方千里故爲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爲藉百畝亦各以其稱而已見王制解耕必服冕則所以敬其事也躬耒則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先古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爲禮酪足以爲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爲之故曰敬之至

毗陵慕容氏曰慎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致其誠信不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爲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爲藉亦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先古豈特先祖而已且先祖不應謂之先古蓋若先嗇先禰炎帝祝融之類

長樂陳氏曰天子爲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絃則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絃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其日則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于內享先農于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



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大師  
贊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士師贊事于外周禮內宰詔后  
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丁王國語曰大史告稷司空除  
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于保介之  
御間又明勸農者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  
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  
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  
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  
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  
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  
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

鄭氏曰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  
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孔氏曰此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歲時謂每歲依時謂  
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  
辭也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牲完色謂諸侯牲犧牲所祭之牲  
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之官周禮牧人也初擇牲時君  
於牧處命取牛納之於內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  
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  
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其力也耕藉云敬之至養牲  
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



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阜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犧以其純而不雜故謂之牲犧言其體也牲言其物也犧牲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牲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未卜謂之牛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爲祭牲故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歲時者謂比歲比時也皮弁素積見

郊特牲解

山陰陸氏曰始養言獸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君齊戒沐浴躬受養獸之官之朝鄭氏謂朝視牲誤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二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盃手遂布于三宮夫入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靈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



也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六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歟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其卒用此與問者之辭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為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謂築養蠶之宮牆七尺曰仞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世婦亦諸侯世婦前雖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既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禕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也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耶重事之義故問

之也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日至而後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既據諸侯則大夫唯一人而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蠶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履以黃履車以翟車貝



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廟后立市祭祀則王裸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春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禕所以敬其將爲祭服也禮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火在木則爲朱木勝土則爲綠

嚴陵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以其別於私故謂之公築宮謂築宮牆也前曰蠶室此曰築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也仞者度土高深之所用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八尺爲仞也墻高於人長之外又有三尺所以防窺伺也又置棘所以防踰越也閤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日欲出爲昕於時爲卯大昕則向辰矣此之所言蓋卯辰之月也故不言日月豳風謂之蠶月者以此言朝則以夙致其敬故也君皮弁素積則與巡牲同蠶雖陰事亦天產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之吉故也若冠之筮賓已天子六宮而曰三宮據三夫人言之也後言夫人繅三盆手正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言布于三宮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其事互明可知也以至副禕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



於君者皆此之意蠶于蠶室則躬蠶事於其室也躬蠶事而謂之蠶則躬桑事亦謂之桑而已以下言桑于公桑也奉種浴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故也風戾以食之者以蠶火畜而性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子夏稱麥秋亦此意蠶歲既單故繼言世婦卒蠶也繭則示于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禮之以少牢則所以勞其還也

馬氏曰公羊傳亦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其祖禰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周官內宰職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蓋蠶於季春則詔於中春也宜矣王躬耕於南郊后躬蠶於北郊南北陰陽之盛也王將耕則后蠶種稷之種后夫人將蠶則君為之下夫人世婦之吉者所以交相成也陽始陰者也故君為之上夫人之吉者陰則佐陽而已故謂之獻種稷之種也朱綠色之雜之黃者色之正黼黻文章者正之間也以為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績繡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故曰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棘牆而外閉之者不專為防也故曰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若棘亦以為煖今養華用棘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為昕朔日然後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鼓鞀視學蓋亦朔日不然朝愈益早矣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皆言君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以二王之後故曰上三宮之夫人蓋二王後亦得立三夫人特其嫡夫人不得稱后耳春秋書伯姬婦于宋後書



衛人齊人晉人來媵豈此所謂三夫人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是以諸侯之禮言之誤矣單言始衣單矣月令天子孟夏始絺然後蠶事畢后妃獻繭詩曰八月載績蓋絲事成於衣單麻事成於衣重之時豈直人事哉亦天地自然之理也言世婦卒蠶不言三宮夫人始之者夫人卒之者世婦少牢以禮之言因豈即朔月月半所食少牢禮之歟據此秦繭以示于君而已其獻主在夫人言三盆手而已則三宮夫人蓋亦略矣然則蠶事之正在世婦故曰世婦卒蠶

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

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焉故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弃本飢寒是憂和氣不應災害日至則是矯舉以祭雖潔齊豐盛致美乎冕服神亦弗饗矣矣慶源輔氏曰蠶婦事也猶不敢專必待君之上吉而後親之則他可知矣故曰地道代終而已此所以爲君服與其率用此與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爲言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共天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四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油恒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斯須猶須臾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好美貌躬身也極和極順極至也理發乎外理謂言行也塞充滿也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理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為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美報皆當為褒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山陰陸氏曰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切觀世之人慢易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申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若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孔氏曰自此至可謂孝矣廣明為孝子之事大孝尊親即是下文大孝不匱聖人為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為諸侯及卿大夫士各保社稷宗廟不使傾危以辱親也與下文中孝用勞一也其下能養謂庶人也與下文小孝用勞一也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黃氏曰曾子言孝道三自天子達庶人三孝之行咸在其中謂人子能立身行道有大功於國大德及民俾人稱美其先而尊重之為上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全父母遺體歿身無毀者次之生事父母盡其色養者為下也言尊親



爲大則弗辱能養兼之矣次言不能尊貴其親而唯其能養爲二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不辱唯能供養是孝之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也脩身慎行不服閭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啜菽飲水不爲薄此能養也

講義曰尊親者非必顯之以名位之崇也使吾身無愧於仁義使吾親亦無愧於仁義則吾親尊矣弗辱者非必置其身於罪惡也雖一些言笑之苟亦爲辱矣能養者非以其養口體也必養志焉斯可矣

慶源輔氏曰始於能養終於脩身達而至於大德必得其位若武王周公之孝始可謂之大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鄭氏曰公明儀曾子弟子

孔氏曰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先逆知其意而爲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其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謂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

延平周氏曰於志言承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則使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爲父母者亦不失天下之顯名若舜之諭父母爲不格姦則君子之所謂孝者也

嚴陵方氏曰將有所感有逆知之者先意也已有所之而奉行之者承志也有所感則隱而未見故於先言之有所之則見而不隱故於承言之亦各以其類也然待先意承志而不能諭之於道則是苟順其令而或陷親於不義者蓋有之矣此所以又在乎諭父母於道也夫養將以爲孝而所以爲孝子不止於



養親曾參之事其親養其志而不止於口體固得其所以爲孝者矣豈直能養而已哉乃自謂如此者不敢以孝自居故也唯夫不自居其孝茲其所以爲孝歟

馬氏曰先意所以閑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

建安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戮及於親敢不敬乎身孰羶鄉當

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鄭氏曰五者不遂遂猶成也願然猶而也

孔氏曰身孰羶鄉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而已孝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令人羨願如此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爲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而教於下名之曰孝不能備孝之德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者也父母旣沒以下解卒爲難之事順從孝道則和樂自至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嚴陵方氏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正謂是矣身者體之全體  
者身之別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  
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泄官也朋友也戰陳也皆所以行  
父母之遺體也苟唯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裁及其身裁  
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每以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  
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  
泄官者尊卑之序也先泄官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  
而後戰陳者文武之序也身言天產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  
其臭爲薶嘗旨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  
爲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予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  
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  
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爲之本者孝也故

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  
是矣論語曰至於大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爲難  
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爲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爲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  
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  
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旣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  
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旣爲德  
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爲仁之德也禮非履於孝不足以  
爲禮之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敬  
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之莊所以愛其親慮或傷之而已是  
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此而泄官所以敬也義  
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  
強此而於戰陳所以勇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况其身乎且裁



者福之對福之所至樂必隨之戒之所至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山陰陸氏曰我身非我有其行之者我也曾子所見無非孝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若孝者可謂本矣執一術而百善至孝之謂也其行曰養者孝之行自養親始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泄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裁不及其身裁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泄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陳者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能養不如敬能敬不如安能安不如能終仁先之禮次之義次之繼元以身繼身以利之序也信者成此三者而強者行此三者

記說卷百十二

二十五

虞六

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爲人道唯有義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爲子道唯有命以舜爲聖人猶以瞽叟底豫爲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爲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爲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己志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於教民親愛莫善於



孝且言五刑之屬三千亦曰罪莫大於不孝皆與此意合也  
慶源輔氏曰篤於孝者誠而已誠一不至則違乎孝矣非其時  
也草木不可妄伐當其位也戰陳不可無勇養不足以盡孝  
孝則該夫養矣成其身所以成其親者也唯誠實於孝進進  
不已然後知其等級如是之難安與安仁之安同言由孝而  
行從容中道也如舜之事親可矣至於卒則又誠不息也

馬氏曰此立身揚名所以為孝之終而盡之六五所以言幹父  
之蠱用譽也雖然名立於後世者亦曰行成於內而已愛親者  
能養者也敬親者能敬者也生則親安之能安者也死則鬼饗  
之能卒者也念祖而事脩厥德能終者也愛者有未能敬敬者  
有未能安安者有未能卒卒者有未能終終然愛者孝之本而  
親安之者孝之至慎脩其身孝之終始也孔子語子游以敬語  
子夏以色難蓋順其色則親安之矣告子游以粗告子夏以  
精也然則孝止於親安之乎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  
瞽叟底豫而天下化庸非此乎蓋以行言之則愛者未必敬而  
至於能終孝之至也若以道言之則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而  
至於親忘我則孝之至也

建安真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  
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  
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隕  
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

新安朱氏曰身孰羶薶亨即亨煮之字俗加火作烹非是  
建安劉氏曰孝為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  
相因焉同本故也孝以敬為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  
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為孝乎敬  
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



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故孝子之心唯一敬而已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中此所以行成於外性脩於內也曾子聞道最爲超警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見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學者非不知此皆有愧於曾子由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於匹夫匹婦能焉於其實聖人以為難矣故此經以敬爲難敬可能也能安能卒爲難蓋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







